

香港

草藥

與

涼茶



商務印書館

江潤祥・主編
陳樹棠・攝影



香港

草藥與

涼茶





香港草藥與涼茶

本書的出版乃“三冬茶”研究計劃的一部分，是項研究蒙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工業署贊助，特此鳴謝。

主編：江潤祥

攝影：陳樹棠

責任編輯：郭罕利

設計：Foremedia Design & Production

出版：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筲箕灣耀興道3號東匯廣場8樓

<http://www.commercialpress.com.hk>

印刷：美雅印刷製本有限公司

九龍觀塘榮業街6號海濱工業大廈4樓B1室

版次：2000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

© 2000 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ISBN 962 07 5304 6

Printed in Hong Kong

版權所有，不准以任何方式、在世界任何地區、以中文或任何文字翻印、仿製或轉載本書圖版和文字之一部分或全部。

目錄

一. 中草藥研究歷程 4 胡秀英

- I. 中藥救我命 II. 中藥領我路 III. 中藥交我友 IV. 血汗是香港草藥知識的代價
V. 開發香港植物藥源與“中藥港”的建立 VI. 香港民用草藥摘要

二. 生藥涼茶與學藥十法 60 徐國樑

- I. 生藥涼茶 II. 學藥十法

三. 五十種香港常見涼茶料 71 江潤祥、梁頌名(文) 陳樹棠(攝影)

- | | | | | |
|------------------|--------------------|-------------------|-------------------|-------------------|
| 1. 韓信草 74 | 11. 野牡丹 84 | 21. 肖梵天花 94 | 31. 木樨子 104 | 41. 荷花 114 |
| 2. 蒲公英 75 | 12. 常山 85 | 22. 蔓荊 95 | 32. 龍脷葉 105 | 42. 桑 115 |
| 3. 青箱子 76 | 13. 石仙桃 86 | 23. 還陽草 96 | 33. 尖尾芋 106 | 43. 山芝麻 116 |
| 4. 早蓮草 77 | 14. 白芨 87 | 24. 薏米 97 | 34. 仙茅 107 | 44. 穿心蓮 117 |
| 5. 雞骨草 78 | 15. 華南穀精草 88 | 25. 白茅根 98 | 35. 益母草 108 | 45. 鬼羽箭 118 |
| 6. 大羅傘 79 | 16. 雞血藤 89 | 26. 露兜筋 99 | 36. 鐵冬青 109 | 46. 水竹草 119 |
| 7. 九里香 80 | 17. 貓鬚草 90 | 27. 車前草 100 | 37. 野葛根 110 | 47. 金錢草 120 |
| 8. 火炭母 81 | 18. 鴨腳木 91 | 28. 金絲草 101 | 38. 蘆根 111 | 48. 毛冬青 121 |
| 9. 金毛狗脊 82 | 19. 野甘草 92 | 29. 夏枯草 102 | 39. 蒼耳 112 | 49. 三極苦 122 |
| 10. 木棉花 83 | 20. 狸尾豆 93 | 30. 苦瓜 103 | 40. 雞蛋花 113 | 50. 木蝴蝶 123 |

編後記 126 江潤祥

香港

草藥與

涼茶





香港草藥與涼茶

本書的出版乃“三冬茶”研究計劃的一部分，是項研究蒙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工業署贊助，特此鳴謝。

主編：江潤祥

攝影：陳樹棠

責任編輯：郭罕利

設計：Foremedia Design & Production

出版：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筲箕灣耀興道3號東匯廣場8樓

<http://www.commercialpress.com.hk>

印刷：美雅印刷製本有限公司

九龍觀塘榮業街6號海濱工業大廈4樓B1室

版次：2000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

© 2000 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ISBN 962 07 5304 6

Printed in Hong Kong

版權所有，不准以任何方式、在世界任何地區、以中文或任何文字翻印、仿製或轉載本書圖版和文字之一部分或全部。

目錄

一. 中草藥研究歷程 4 胡秀英

- I. 中藥救我命 II. 中藥領我路 III. 中藥交我友 IV. 血汗是香港草藥知識的代價
V. 開發香港植物藥源與“中藥港”的建立 VI. 香港民用草藥摘要

二. 生藥涼茶與學藥十法 60 徐國樑

- I. 生藥涼茶 II. 學藥十法

三. 五十種香港常見涼茶料 71 江潤祥、梁頌名(文) 陳樹棠(攝影)

- | | | | | |
|------------------|--------------------|-------------------|-------------------|-------------------|
| 1. 韓信草 74 | 11. 野牡丹 84 | 21. 肖梵天花 94 | 31. 木樨子 104 | 41. 荷花 114 |
| 2. 蒲公英 75 | 12. 常山 85 | 22. 蔓荊 95 | 32. 龍脷葉 105 | 42. 桑 115 |
| 3. 青箱子 76 | 13. 石仙桃 86 | 23. 還陽草 96 | 33. 尖尾芋 106 | 43. 山芝麻 116 |
| 4. 早蓮草 77 | 14. 白芨 87 | 24. 薏米 97 | 34. 仙茅 107 | 44. 穿心蓮 117 |
| 5. 雞骨草 78 | 15. 華南穀精草 88 | 25. 白茅根 98 | 35. 益母草 108 | 45. 鬼羽箭 118 |
| 6. 大羅傘 79 | 16. 雞血藤 89 | 26. 露兜筋 99 | 36. 鐵冬青 109 | 46. 水竹草 119 |
| 7. 九里香 80 | 17. 貓鬚草 90 | 27. 車前草 100 | 37. 野葛根 110 | 47. 金錢草 120 |
| 8. 火炭母 81 | 18. 鴨腳木 91 | 28. 金絲草 101 | 38. 蘆根 111 | 48. 毛冬青 121 |
| 9. 金毛狗脊 82 | 19. 野甘草 92 | 29. 夏枯草 102 | 39. 蒼耳 112 | 49. 三極苦 122 |
| 10. 木棉花 83 | 20. 狸尾豆 93 | 30. 苦瓜 103 | 40. 雞蛋花 113 | 50. 木蝴蝶 123 |

編後記 126 江潤祥



中 草 藥 研 究 歷 程

胡 秀 英

中草藥研究歷程

引言

中醫藥科技化，是中華文化歷史長河的一個支流。其行程頗短，但其沖勢甚急。我好像是這急流中的一塊石子，被它從山頂的草叢中沖起；夾在那渾黃澎湃的水裏；行盡了崎嶇的里程，磨光稜角後且安放在南海之濱。

香港中文大學新成立中醫學院。我趁此機會寫點我對中藥研究的經歷、觀感和心得。因為篇幅所限，我擬就中藥救我命、中藥領我路、中藥交我友、血汗交流以求真的中藥研究基礎，和香港的南藥資源與發展五方面着筆；藉此反映中華農村的人民保健設施，山區採藥者的情況，城市經售草藥商人的生活，研究人員必具的求真志趣、健壯體質、堅決耐力，和香港中草藥資源與建立“中藥港”的關係。

I. 中藥救我命

我年幼時，大部分中華農村人民沒有醫藥保健的設備，他們的生活和死亡相隔很近。

讓我舉一個切身的事例：我的父親是全家勞動力的支柱。他三十一歲那年，早餐後，推着土車出門，送一個麥楷編織的床墊給在中學讀書的弟弟，步行二十五公里進徐州城。在城內忽然吐瀉大作……兩天後，我叔叔抬着一個死人回家。我家中祖父輩有四男，各有家室，同住一個院牆內。我的父輩有三男，在我童年時期，院子裏三十歲以上的男丁只有四爺爺一人。

中國農村人民死亡率極高，處處一樣；我走遍全國大部分省份和自治區，在農村沒有看見過久病在床、需要別人服侍且常吃湯藥的人。我的親戚朋友們中，嬰兒死亡率大於百分之七十。

我的家位於蘇北窪地。西北方距《水滸傳》上的微山湖、東南距洪澤湖各三十公里。親戚鄰居全業農，自食其力。母親生我之前，已生了二男二女，活了一個兒子長我八歲；其餘的子女皆死於臍風。我出世時，她向父親說：“又是一個女孩。我們也不年輕了，你去買付嬰兒藥給她吃吧。”帶着可憐嬰兒和妻子哀求的聲音。父親穿着蘆英（蘆葦多毛的花序）編織的靴子，走一公里沒有行人足迹的雪地，買回了嬰兒藥。母親從床上下來，熬了藥，灌到我肚子裏。我活下來了，但不久便成了孤兒。

我在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學院畢業之後，在廣州嶺南大學生物系，半教半讀碩士學位。一九三五年夏，導師莫古禮教授（Professor F. A. McClure）和我討論研究課題時，談及農村嬰兒死亡情況之後，我接着說：“我要知道是甚麼中藥救了我的命。”莫教授為研究中國的竹，已走遍了華南農村山野；他瞭解我的問題，笑着首肯了我的課題選擇。至於怎樣去研究。我必須自己去摸索。

II. 中藥領我路

二十世紀的三十年代，在中國的高等學府裏，用科學方法研究中草藥是茫無頭緒的。研究者只能本着求知的心情和尋找真理的精神，走進民間，摸索着去走自己的路。那時候，在大城市如南京、上海，還有人高唱廢除中醫藥的論調。用科學的術語和文字所發表的中藥報告和書籍，寥寥可數。當時在嶺南大學科學研究院植物部的藏書中，有 Bretschneider（1882~1896）¹，Stuart（1910）²和 Read（1936）³。這三部書，對初學者用處很少。

由於自己涉獵些中文讀物，本着藥物的性能，首先在補虛、行氣、理血藥物中，理出近百種植物藥品名錄，拿着它再向民間學習。首先走到廚房和市場，考查廣州市人

*註 1 Bretschneider, E.V., 1882-1896, *Notes on Chinese botany from native and Western sources*: I. Journ. N. China Branch Roy. Asiat. Soc. n. ser. 16: 18-230, 1882; II. Ibid. 25: i-ii, 1-468, 1893; III. Ibid. 29: 1-623, 1896. 2 Stuart, G.A. 1910, *Chinese Materia Medica, Vegetable Kingdom*, [i-2], 1-555, i-vi, Shanghai. 3 Read, B. E., 1936, *Chinese Medicinal Plants from the Peng Ts'sao Kang Mu*. i-xvi, 1-389, Beijing.



們使用的各種補品；並且買些標本，以供研究。知道了藥品的名稱和性狀後，便走到山野。跟着採藥或種藥者，走遍荒地林下，採得開花結實的藥源植物，製成標本。我據此為科研資料，作生態形態的描述，並與照像配合。

在嶺南大學研究中草藥，頗得天時、地利、人和，因為嶺南農學院的教師們，以研究華南植物為己任。自一九一七年起，他們和美國遠東植物學專家慕爾（E. D. Merrill）合作，請他代為鑑定植物標本的科學名稱。因此成立了中國第一個標本室。三十年代，野外經常有三個採集員，室內有兩個釘置標本的員工，和一個專治標籤的打字員。教授以下有助教和半工讀研究生作分類存檔的工作。其重複標本分送歐美各大標本館，規模之大，全國第一。因此我在羅浮山採到的藥用植物標本，一旦進了標本室，便順理成章的製成永久保存的研究資料。

我曾走遍了中國的名山大川。最早的是徐州子房山、南京紫金山、濟南千佛山。後來上過峨嵋山，直登金頂，

長白山巔的天池、武夷山、天目山、雁蕩山、橫斷山脈北起川西，南達滇西終年積雪的高峯。早年為旅遊，後來為了植被考察，採集標本。特意為研究藥用植物而上山者以廣東的羅浮山為先，後來是川西的藥山。現在就這兩方面略述山中情況，以反映中藥生產者的生活。

廣東羅浮山：羅浮山是我登山學習藥用植物的“幼稚園”。它位於廣東省增城縣東，自葛洪以降，乃古來道家聖地。由廣州乘車去增城，交通方便。此處山坡是梯田，山上廟宇多自擁森林，其中有一個政府的實驗站。莫教授和站上接洽，僱了一個服務員隨行，可以擔着採集的工具、木夾報紙等。當時我的同房是位美國交換生，她自動陪我上羅浮山。

下車後要行一段山坡、田間小路，小石板很窄，只夠單人行走，旁邊是小水溝。走了不久，我腳上的新球鞋因水浸透而漸漸收縮，令我的腳痛得不能前行，只得脫鞋，赤腳上山，直到沖虛觀住下。

冲虚觀對旅客的招待很周到。觀裏有多間小院，每院有一個客廳。其通道用作飯廳，其餘的房間佈置成雙人寢室。我們跟着知客到一個小院，先在客廳喝茶，議定日程，略為休息，午飯後出外採集。我因沒有住廟宇的經驗，不懂在院內須走磚路，於苔藻滋生黏滑處摔了幾跤，褲子上沾了很多污泥。乃換穿道袍，把褲子請僱員放在有太陽的地方曬曬。他把普通話“曬曬”聽成“洗洗”，便把它泡在盆裏。午飯後我穿着道袍採標本，房友西人認為好玩，也借了道袍穿上。有一個知客會說英語，所以她玩得很開心。我們在觀裏住了幾天，跟着道士們到處去找開花或結果的藥源植物。

在嶺南大學的第二年，學期中教學以外的時間多用在野外觀察和採集。第三年在標本室研究組織材料，編寫論文《中國補品之研究》。一九三七年六月行了畢業禮，得碩士學位後，回到南京。七月七日蘆溝橋事變。在南京大轟炸期間回家。不久徐州也被轟炸，同母親逃難到四川成

都。在華西協和大學生物系講授植物學。一九三八年六月十一日午後三時半，日本飛機轟炸成都，華西大學校院落了三個炸彈，兩個沒有爆炸，另一個落在錦江石岸上，爆破了我住的房頂，住所一掃而光。生物系早已準備往川西採集，我負責植物部分。收拾了炸後殘局，我把母親託給芮陶菴夫人（Mrs. Andrew T. Roy），隨隊入山作川西生物考察。到達穆坪（寶興）高山草甸，住在夏季採藥人們的草棚裏。

四川藥山：中國各省各地皆有其特殊的藥物。四川出產的藥，有生在森林的，如川芎、黃連、天麻等；有出自高山草甸的，如蟲草、川貝等。因為長久採挖和森林地覆蓋面積日漸縮減，天然的森林藥近乎滅絕，現在見到的商品皆為人工栽培。出自高山草甸的藥，其採收有季節性：蟲草在初夏高山雪融之時、貝母則在夏末出苗開花季節。藥季期間，住在山下平原的民眾上山挖藥，帶着乾糧，留宿藥棚裏。白天遍山尋藥挖貝母，黃昏回棚食宿並烘乾藥物。



這次川西之行是一個綜合考察團，包括華西大學生物系師生十人，金陵大學昆蟲系三人，東吳大學生物系四人。我們帶着各種採集用具由成都乘公共汽車到雅安，在那裏預備食物和特種爬山穿用的竹製草鞋，僱了二十個挑夫和抬夫，開始兩個月的步行生活。越向前走路越窄，有些山崖並沒有路。只有木棒搭在懸崖上，數丈下是急流，手扶着石壁橫行過去。我們的目的地是寶興西北高山草甸的藥山。

在雅安我們借住一所教會中學。在東山採集兩天，吃了山上的刺楸和雅河裏的娃娃魚（學名大鯢 *Megalobatrachus*，俗名 Giant Salamander）。從雅安起程時，我們穿上布襪布鞋，外面套着當地買的竹鞋，打上軍隊式的長條綁腿以防蟲蛇咬傷。由雅安，經天全、蘆山，到寶興，沿路找小學校舍，搭上自己的帆布床過夜。

寶興在清朝名穆坪；是大衛神父（Père David）發現熊貓的地方。我們在那裏採集一週，然後深進到山地裏，住

在從前戎民酋長所住過但已破落的房子裏，考查落葉森林帶生物。人民的食糧作物為青稞大麥，偏僻一點的地方種鴉片。其數量不多，但開花的鴉片田十分美麗。後來走遍全國，這是我唯一看見鴉片田的地方。

由兩河口再向前便沒有人居住了，同行的女隊員決意留在那裏，我們其餘的人和幾個抬夫繼續前進。坡陡路滑，日落以後，兩個抬夫沒有趕到預定住宿的地方。我們的行李也沒有送來。我們住在麝香獵戶的地方叫“打鎗棚”。四壁透風，當中有個一米平方的石圍爐，日夜燒着樹幹。四圍鋪着冷杉、雲杉帶青葉的枝條為床鋪。採昆蟲的隊員，點着氣燈，搭起白幕，整夜採收標本。走了一天山路，我疲乏至極，躺在火旁，一邊太熱，一邊又太涼，要不時翻轉身調節才過得一夜。第二天早餐，每人分一塊大麥麵團，各人把自己的麵分成兩塊，作兩個餅，埋在炭灰裏燒熟，一個作早餐，另一個帶在路上當乾糧。我們穿過沒有捱受過斧鑿的自然冷杉、雲杉林，樹下植物很少，

地上是針葉鋪成略具彈性的墊子，墊子下是已變成鬆軟的黑土。萬籟無聲！

走出森林，樹種漸變矮叢，路很陡，叫作“小卡子”。在卡子上吃了乾糧加力氣，走完卡子，景象完全變了。地平了，眼前像幅彩色地毯。紅黃藍紫，各種花草，自成羣落。在斜陽下大家忙着各採所愛，留作記念。隊中劉承釗博士*（爬蟲類專家）說：“如果有天堂，這裏就是了！”這就是四川的藥山。一望無涯的花草構成的高山草甸，全年無人干擾，只有夏季採藥人來。他們住在一個棚子裏。藥季之後，草黃了，便放火把它燒平，草甸半年埋在雪裏。四川大小不同的高山草甸很多，個個都有不同的人來採藥。寶興兩河口上去的藥山是規模比較大的地方。

在高山搭住棚，要找避風且有水源的地方。藥山位於海拔3400～4000米。煮飯的水開得太早，米煮不熟，弄得隊員瀉肚子。採藥的人所帶的乾糧多是糴粑，在山上用熱

水沖泡後就可以吃。他們的生活非常辛苦，在平原沒有田地，是靠短工生活的男丁。藥山地帶稱為邊疆，是少數民族戎人居住的地方。戎人母系社會中，婦女是主要的勞動力，她們在田間工作只採野菜，不採商品中草藥，所以四川藥山上，藥季沒有婦女！

III. 中藥交我友

中醫藥是中華民族保健的方法和材料。全球凡有華人聚居的地方，都有中藥。至於我對中藥的興趣，像手足耳目一樣，是我生命的一部分。因此，凡是我定居的地方，中草藥便成為業者和我的友誼牽線。我們彼此學習，成了朋友。特別在波士頓和香港，我們共享摯誠的友誼。下面略述我早年在成都和香港大埔研究中草藥時的亦師亦友。

成都草藥商：三十年代末，成都富有平靜安祥的古城之風。城內商業街都在春熙路附近，其餘的地方是住宅區，街頭有方便小鋪。沒有菜市，每晨菜販擔着新鮮蔬

* 大陸解放後，院系調整，劉博士受委任為華西醫科大學校長。川西的四次考察我們都是共同參加的。



菜，沿街叫賣。可是草藥鋪相當多，營業的時間很長，最特別的是主人有一擔藥，早餐後，把生意交給太太或成長的子女，自己擔着草藥，跑街賣藥去。午前坐茶館，把藥擔放在行人道上，悠閒地飲茶並且賣藥。

初到成都，我住在城東北很安靜的住宅區，乘腳踏車去南門外華西壩（大學所在地）上班。天天經過一個草藥店，門裏門外筐籃裏都是植物藥。很自然的停下問東問西，和主人成了朋友。這種關係導致我完成《成都中藥用植物之研究》（Hu 1945）。

香港草藥商：我對香港中草藥的研究，開始於一九五七年冬季。交往最多的草藥商，是大埔胡氏藥店的經理人。這經驗不一定能反映典型的香港草藥商的業務和生活方式。但可顯示經營草藥，是一種基於環境的物資供應和民眾需求而形成的職業。草藥商並沒有特別的訓練，但為人和氣誠懇，按用草藥者的需要收買農民的供應，剩餘的晾乾保存。漸漸的積累經驗並得到用藥坊眾的信任。一九

九四年，在香港中國醫學研究所二十五周年紀念特刊上，我發表一篇一萬七千多字的論文《香港藥用植物之我見》。下面抄錄關於大埔藥商的一段。

“當時大埔是一個農村市集，一條街道可行汽車，周圍農田菜園，漁村居民家在船上，紅樹遍生泥灘成林。胡家藥鋪是漁農居民保健中草藥唯一供應處。收買農民鮮品，街旁牆上筐筐籃籃，房內除一桌兩椅外，全是生草藥乾貨。桌後一格，寢室廚房，子女成羣，正是小學幼稚園年齡。我敘了姓名，說明造訪目的個人興趣之後，夫婦即使兒童叫‘姑姑’。第二天我依中華拜師習俗，帶些點心再去學習。胡氏年輕時在東南亞沿海‘跑生意’，販買布料。婚後在大埔落腳，以中草藥謀生，每天十點之前，在鋪頭診病賣藥，收購新貨，十點之後，脫下行醫施藥時穿的衣服，換上客家農民黑色褲褂，扛着鋤頭、背上簍筐，坐一站車到大埔滘，沿小路、過沼澤、上山坡，到一塊自己開墾的黃土山地，放雞出籠，撒下食料，然後鋤草耕耘自家

的蔬菜和稀有的藥物：如香茅草（*Cymbopogon citratus*）、龍脷葉（*Sauropus changianus*）等。”

古人說：“鹿相呼以食”。西諺有“同羽雙飛”（Birds of a feather flock together）。對中草藥有興趣的人成為朋友是很自然的。我的中草藥朋友中，不少是中文大學的老師和學生，正是因為他們，我的中草藥知識才能逐漸豐富。在回憶中藥領我結識的朋友時，我認為最好以一位少數民族的獵戶來結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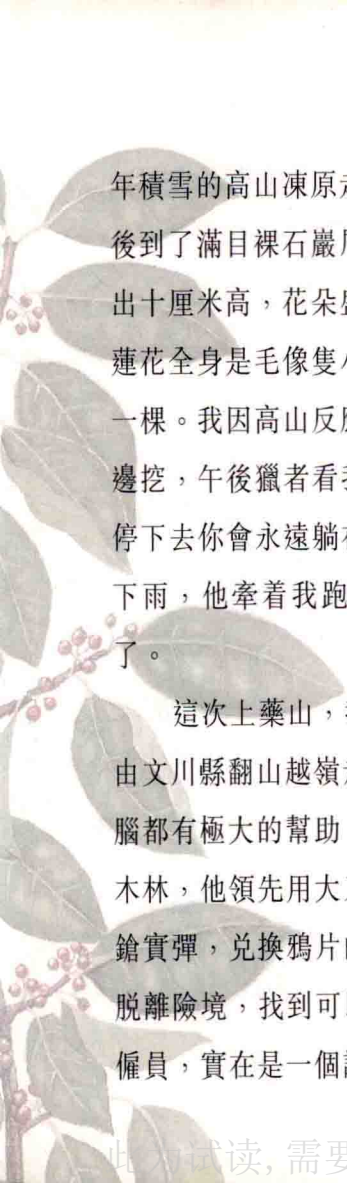
戎族獵者：一九四零年起，一連三個暑假帶學生參加邊疆服務，每年夏天到四川山區。稍後經驗積多，膽量變大，一九四二年夏的目標是考察熊貓出沒地方的植被，特別是竹的種類，以解答為甚麼長着肉食動物牙齒的熊貓要吃竹。計劃是由南路九寨溝進山，住一個月後，翻山到里番（里縣）雜谷腦，由北路回灌縣（都江堰市）。四人沿路步行。

從文川縣進山，行了兩天後，需用竹索過河。竹索上

綁個小鞦韆，橫棒挖空，捆在索上，人坐在下部板上，右胳膊夾着空木，借地心吸力滑到河中部，再用兩手自力爬上對岸。我到河心時，只覺天翻地覆，全身戰抖，兩手無力，全靠對岸當地人滑到河心拉我過去。經此一役，一個學生嚇怕了，決意先回成都。到了山上熊貓地帶，一個學生幫我採集研究，另一個畫竹類標本圖。一個月後，我決意上藥山。學生們怕高山反應，願意留在三千米營地。我乃僱當地戎族獵夫，他揹着鎗帶着狗，和我一齊出發。

走到一個山溝，因為夜間落雨，山洪斷了路。站在溝邊可見溝當中有個石柱，頂端闊二十厘米見方。他用力把狗一推，牠跳過了溝，跟着他也跳過去；回頭對着我。我用運動會上跳遠的步法跳過去。驟然看見他驚奇和敬佩的表情，自此我們成了朋友。他照應我的一切飲食起居非常周到。

當晚我們住在藥棚裏，雖是藥季，因山陡故草甸面積比寶興兩河口小得多，採藥人少。第二天我們從藥棚往終



年積雪的高山凍原走去，越向上，景觀、植物越新奇，最後到了滿目裸石巖屑、沒有土壤的地方。此處從石縫裏長出十厘米高，花朵盛開的巖柳、牽牛類的乾草像椅墊，雪蓮花全身是毛像隻小白兔！植物稀疏，要走好遠才能看到一棵。我因高山反應頭痛欲炸，走幾步見一植物，躺在旁邊挖，午後獵者看我不能再支持了，拖着我下山說：“再停下去你會永遠躺在這裏了”。我們走向草甸藥棚，半路下雨，他牽着我跑步，到了藥棚才發現一隻腳的草鞋掉了。

這次上藥山，我發現了一個聰明伶俐的嚮導，領着我由文川縣翻山越嶺走兩天沒有人煙地帶，一直到里縣雜谷腦都有極大的幫助。第一天早晨我們穿過有竹籐擋路的雜木林，他領先用大刀砍籐剝竹開路。後來在深草區碰見荷鎗實彈，兌換鴉片的三個人。他機智地帶領我和兩個學生脫離險境，找到可以在野外露宿的地方。他的行動，不像僱員，實在是一個謙和的朋友，慈祥的恩人。

IV. 血汗是香港草藥知識的代價

求知的方法，因時代和環境而異。在二十世紀後半期，研究香港草藥的方法是走向民間，面對自然。在自然裏求知的代價是血汗。

香港人使用的中藥有兩種，“官藥”來自中國內陸，“草藥”出於沿海本地。一九七零年代香港尚有農村和城市的分別。城鎮的菜市旁，皆有草藥商；其貨源全出自本地。新鮮與乾品草木皆有，花果極少。

把香港草藥，從人文層面，擺上科學架構，第一要用國際科學家公認的文字（Latin 拉丁文），確定藥源植物的名稱。這就要對藥源的生態形狀有基本瞭解和深厚知識。為追求這種知識，我走遍了香港各處的山頂海岸，共採集一萬八千五百餘套植物標本，每套第一份留在香港中文大學生物系標本室，以便香港研究者長期參考，其餘的複份分別送到北京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和歐美幾個大標本館。